

● 外国文学一流作品选

过河入林

【美】海明威著 银星
宁译



过河入林

【美】海明威 著
银星 晓征 晓宁 译

1989·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

根据 Granada Publishing Ltd, 1984年版译出

过河入林

Guo He Ru lin

〔美〕欧·海明威

银星 晓征 晓宁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235

责任编辑: 邓荫柯

责任校对: 郭银星

封面设计: 勤学

I SBN7-5313-0191-1/I·179 定价: 3.10元

第一章

他们是在天亮前两小时动身的，他们要过那条运河。开始时，用不着破冰，有些船走在他们前边。在夜色里，船上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听见船夫在船尾摇着长橹。猎人正坐在矮枪架子上收拾他那只盒子，那里面有午饭和猎枪子弹。他的几只枪靠在圈子笼上。每条船的角落里都扔着一只粗麻布口袋，装着一两只活的野母鸭，或一只野母鸭和一只野公鸭。同时，每条船上都有一条狗，对着夜色覆盖的水面，在追逐着野鸭翅膀的划水声，一边不安地躁动，一边瑟瑟发抖。

这些相随的船开始分开，有四条船沿主运河继续向北，去那个大的礁湖。另外一条船拐进了旁边的运河，他们则向南进入一个浅浅的礁湖。这时，仍不用破冰。

夜晚无风的寒气眨眼之间就在水面上冻出了一层冰。他们被冰包围了。船夫用橹死命推打象橡胶一样扭动着的冰水，冰面急剧破裂开来，但是船被这些玻璃框子挤住了，几乎一步也挪不出去。

“给我一只橹。”这第六条船上的猎人说话了。他站起来小心地稳住身体。他能够分辨夜幕下鸭子们的划动和狗的疲惫的蹒跚。他甚至能够听见从北边那几条船上传来的破冰声。

“小心，”船夫在船尾说，“别弄翻了船。”

“我也是个使船的。”猎人说。

他接过船夫递过来的长橹，把它倒转过来，他觉得这样握起来更稳当些。他将橹把插进冰面，橹把触到了浅礁湖的湖底。他两手握住宽宽的橹掌，先把橹往回拉，再使劲捣下去，撑住船尾，让船身向前移动去撞击冰层。随着船的深入、再深入，冰面变成了玻璃盘子的碎片，船夫再把这些碎片推到船尾刚刚划开的水面上。

过了一会儿，猎人持续地用力划动，他感到厚厚的衣服里汗水也在不断渗出来。他问船夫，“那个猎桶沉在哪儿？”

“从那儿往左，在下一个水湾的中间。”

“我现在可以拐到那儿去吗？”

“要是你愿意。”

“你什么意思，我愿意？熟悉这儿的水情的是你。这湖水能把我们送到那儿吗？”

“这会儿是退潮，谁知道呢。”

“我们不着急，天亮前怎么也到那儿了。”

船夫没吱声。

好家伙，大概你是个傻瓜吧。猎人心里想，我们就要到了。我们已经走完三分之二的路了，但是你要是只为了逮几只鸟就这么卖力，又划船又凿冰的，那可就太糟了。

“到时候就打发你滚蛋，傻瓜。”他用英语说。

“什么？”船夫用意大利语问。

“我说我们走吧。天快亮了。”

天亮时，他们才找到那个沉在水底的栎木加仑酒桶，它露出水面的歪歪斜斜的桶帮被芦苇和茅草包围着，猎人小心地跳进桶里，他感觉到被冰冻住的茅草在他脚下破碎了。船夫把矮

枪架子和子弹盒一古脑拿起来递给猎人，猎人接过去放进桶里。

猎人穿着齐臀的长统靴和老式军用茄克，茄克的左肩上有一块莫名其妙的补钉。在茄克皮带子模糊的亮斑上，星星已经移动了，爬进了木桶，爬上了船夫递过来的两支枪上。

他先把枪靠着桶壁放好，在结实的桶帮上箍进两只钩子，再把盒子和另一个子弹包分别挂好。然后，把枪分别支在两个子弹包的两边上。

“有水吗？”他问船夫。

“没有。”船夫回答。

“你就喝这礁湖里的咸水吗？”

“不，它对身体有害。”

猎人真的渴了，他那么卖力地弄船破冰注定要渴得不行。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他压抑着，说，“用我帮你砸开船里的冰把囫子笼弄上来吗？”

“不用。”船夫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撑船离开木桶，薄布般的冰面被搞得稀里哗啦。他用橹掌把冰全捣碎了，然后把囫子笼扔到他面前。

这家伙心里美透了，猎人想，这个大号的畜生。我得象一匹马一样离开这儿。他刚好等于他的体重除了体重他整个人没别的。是地狱吞了他的良心吗？还是干这行的都是这样？

他重手重脚地左右摇晃着支放他的矮枪架子，打开子弹袋，把子弹塞满了衣袋。他又打开子弹包取出另外一些子弹，他做这些时手脚干净利索。在那片笼罩着安静而透明的曙色的礁湖上，是那条黑色的船和船上高大而笨重的船夫，他正在用橹捣碎那些冰，然后把囫子拉出来，就象在清扫他自己的什么脏东西似的。

这时天渐渐亮了，猎人已经看得见礁湖尽头的地平线了。他知道在地平线附近的那片黑点上有两个狩猎站，离那个黑点再远一些有一大块沼泽，然后就是海了。他把两支枪都上足了子弹，紧紧盯住放着圈子的船。

从前面传来翅膀来回划动的声音，他蹲下身子，在桶边上向外搜寻着，同时用右手举起握在手里的枪，然后站起来开了枪，两只鸭子被打中了，它们的翅膀折断了，在灰暗的空中滑向黑暗，歪扭着朝圈子游去。

他的头低了下来，在一条长长的斜线上向下移动着他的枪筒，枪口已经对准了第二只鸭子，然而，他根本没注意他的猎物，而是平缓把枪向上抬起来瞄那个正在向左边爬的另一只鸭子，他放下了枪，看着它收起翅膀落在碎冰里的圈子们中间。这时他也看到了同一片冰上的那只身上有黑花纹的第一只鸭子。他知道这是他认真打中的第一只鸭子。在船的右侧，那第二只鸭子向左扑腾着。他想让它爬得远一些，等它爬过了船的左侧，船就完全避开他的射击的线路了。这叫两全其美，既顾全了我的面子，因为我能指哪打哪，又表示了对船夫的礼貌，他一边又装上子弹一边非常高兴地想。

“听着，”那船夫喊道，“不准往船上打。”

我会是个可怜的王八蛋，猎人对自己说，我肯定会是的。

“把你的圈子弄出去，”他对船夫喊，“快把它们都弄出去，不把它们都弄出去我就不会开枪，除了在正面的。”

船家分明听见了但没有说什么。

我不懂这些，猎人心里想，他知道打野鸭的行当。他知道我把这事干得乱糟糟的。在我一生里还从未打中过狡猾而谨慎的野鸭呢。可是这关他什么事？

这时，船夫仍在气汹汹地敲捣右船舷外面的冰，他的每个

动作里都带着仇恨，他把那个木制的圈子笼扔了出去。

不能让他毁了这次打猎，猎人告诉自己，除非等太阳来融化这些冰，不然这次就打不着什么了。你可能只能弄到几只鸟，所以不能让他毁了你。你不知道还能打几次野鸭了，不能让任何人毁掉你。

他注视着沼泽上天空中那些长长的光线，那些光线在他的猎桶里旋转着，他的目光越过冰冻的礁湖和沼泽，他看到了远处白雪覆盖的山脉。他站得很低，山脚下的小山丘无法显露出来，那些山脉是突然从平地上升起来的。这时他感到有微风从脸上吹过，他知道风是从山那边吹来的，太阳正在升起，当风唤醒了鸟儿们的时候，它们就要从海那边飞过来了。

船夫终于把圈子都拖出来了。它们被拴成两串，一串直接放在左边太阳升起来的地方，另一串放在对着猎人的右前方。现在，他把用绳和锚拴着的母野鸭放到水面上，它的头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浮出来摇动着，它在呼唤同类，水在它周围波动着。

“它的旁边都是冰，你不能让它更舒服一点吗？”猎人对船夫喊道，“那儿没有更多的水吸引它们。”

船夫没说什么但还是用橇把参差不齐的冰沿铲宽了一些，他知道不需要弄碎这些冰，但猎人不懂这一点。猎人想，我必须保持我的权威，不能让给他，现在我的每一次打猎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不能让这个狗娘养的蠢货毁了它。不要发火，孩子，他告诉自己。

第二章

但他早已不是个小伙子了，他已经五十岁，而且是美国陆军的上校。在他动身去威尼斯打猎的前一天，他不得不去通过体能测试，这样他就事先服下了足够的六硝酸木蜜醇。这是为了什么？其实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了通过体能测试吧？他对自己说。

外科医生没找出预想的症状，他对此很怀疑。检查了两遍以后，他记下了读数。

“你看，迪克，”他说，“没有症状，事实上在增加眼压和颅内的压力时，指示的完全是相反症状。”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猎人说，其实那时他还不是猎人，只是可能成为猎人，他是一个设法当上将军的美国陆军上校。

“我认识你很长时间了吧，或者只是看起来很长时间了，”外科医生说。

“是很长时间了，”上校说。

“说起来可以满有诗意，”医生说，“但是事实上你什么都不能干了，象你这样血管里流的都是硝化甘油，你一点火星都沾不了啦。他们应该让你坠上条铁链子，安全得象高辛烷卡车一样。”

“我的心电图正常？”上校问。

“你的心电图绝对没事，它简直象二十五岁，甚至是十九岁的小伙子的。”

“那你在说什么呢，”上校问。

过多的六硝酸木蜜醇让他有些恶心。他对这次会见的结果感到焦急，对躺下来吃速可眠也感到烦躁。我应该去写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关于加强排战术的操练方案，他想，我希望能告诉他这些。为什么我不仅仅把自己交给法官去摆布？你永远也不会，他对自己说。你总是辩护那些事情是无罪的。

“你有几次被打进脑袋里了？”医生问。

“你知道，”上校告诉他，“那是我第二百零一次的时候。”

“你头上被打中多少次？”

“噢，上帝，”他接着说，“你是问我的部队还是我本人？”

“你本人。你不会认为我是有意跟你拐弯抹角吧？”

“不，威斯，对不起，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震荡。”

“是指实际的震荡吗？”

“包括你昏过去或过后失去记忆。”

“大概有十次吧，”上校说，“算上打马球，出入不超过三次。”

“你个狗娘养的，”医生说，“上校先生，”他又补充道。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上校问。

“是的，”医生说，“你完好无损。”

“谢谢，”上校说，“想去打野鸭子吗？我在克蒂那偶然碰到一群意大利小伙子，他们告诉我他们发现了一个绝妙的打猎地点，在泰名雷曼托河口的沼泽地。”

“那是他们打大鹞的地方吗？”

“不，他们在那儿打真正的野鸭子，好小伙子，打得不错，真正的野鸭子，绿头鸭，针尾鸭，赤颈鳊，还有一些鹅，就象我们在家乡还是孩子的时候打得一样好。

“我三十来岁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这是我听你说过的第一句有意思的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打野鸭子算好，我是个地道的城里孩子。”

“这恰恰是我要骂你一句该死的理由。我从不以为城里的孩子还值得骂他一句该死的。”

“你真这么想吗，上校？”

“当然不。你知道这个词的好处而我可不懂。”

“你确实完好无损，上校，”医生说，“对不起我不能去打猎，我甚至不会开枪。”

“蠢货，”上校说，“那又能怎样，在部队里别人也都不会。我真的很喜欢你去。”

“也许我将会给你一些别的什么。”

“什么？”

“现在还没有，他们正在研制呢。”

“那就让他们研制去吧。”

“我想这是个值得称赞的态度，先生。”

“见鬼去吧。”上校说，“你真的不去？”

“我还是到马迪森阿威恩大街的朗开普斯去找我的鸭子吧，”医生说，“那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温暖，而且不用天不亮就起床，还得穿长衬裤。”

“好极了，城里的孩子。你永远也不能懂。”

“我永远不想懂，”医生说，“你完好无损，上校先生。”

“谢谢。”上校说着，走出去了。

第三章

那是前天的事了。昨天他已乘车从的里亚斯特去威尼斯了。沿着从芒佛克恩到拉迪斯沙那的破旧公路，一路上穿过了广阔的乡野。

他有个信得过的司机，这样他就能靠在汽车前排的座位上彻底松弛一下，放心地去看那些在孩提时就熟悉的田野和村庄。

这一切现在看起来已经大不一样了，他想。我猜这是距离完全改变了的缘故，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小了。路开始平坦起来，不再有尘土。我只有一个时期是经常乘一种四轮矮货车路过这儿，其他的时候都是步行。我想我们刚从部队散伙的时候，我期待的是一小块树荫和农家院子里的水井，还有水沟，他想，我的确期待着一些水沟。

他们绕了个弯，从泰名曼托河的一个临时桥上穿过，河两岸是一片绿色。一些男人在远处的河岸上钓鱼，那是鱼群回游的地方。被炸毁的桥正在翻修，汽锤咆哮着打在铆钉上，象有介质传导似的，连八百码以外那些一度是朗格那人修建的建筑而今已是被毁坏的农舍也在猛烈地震动着。

“你看，”司机说，“你在这里的乡下，发现了一座桥或

一座火车站，那么你再从这儿向任何方向走上半英里，你还会发现一个和这同样的。”

“我想该从这里接受个教训，”上校说，“你自己永远不要在这里建教堂或者建房子，如果在八百码以内你已经有了了一座教堂，千万不要雇乔托给你画什么壁画。

“我以为该给这儿的人上一下这门课，先生，”司机说。

他们经过一座被炸毁的别墅，开上了笔直的大路。路沟两旁生长的柳村，在冬季里仍然带着暗绿色。地里到处都是桑树。前边不远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用两只手端着张报纸在看。

“假如有一份有分量的报纸，就这个问题该说上一英里，”司机说，“那还差不多，是吧，先生？”

“要是这个‘分量’是导弹的话，最好能制造成二百五十公里长。你最好向那个骑车的按下喇叭。”

司机按了下喇叭，那人靠向路边，可连车把也没碰。汽车从他旁边开过时，上校想看一看他读的究竟是什么报纸，可是报纸已经叠起来了。

“要是这样的话人们可能干得好点了，不会再在这儿盖房子建教堂或者让你说的谁来着，去画壁画了吧？”

“我说的是乔托，但也可能是佐尔佐·弗朗西斯科，或者是泰尼亚，也可能是米开朗琪罗。”

“你认识很多画家吗，先生？”司机问。

他们现在是在笔直的大路上，为了抢时间，车快得使一块块农田挤压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你只能看清那些从前边很远处向你移近的东西，在横向的视野里只是冬季村庄的压缩的平面图。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这种速度，上校想。如果布鲁格海

尔D眼里“世界也是这样，那肯定糟透了。

“画家？”上校回答说，“我对他们知道一点，班海姆。”

“我是杰克逊，班海姆这会儿在科蒂那的休养中心，那可
是个好地方，先生。”

“我真蠢，”上校说，“对不起，杰克逊。那是个好地方，那里吃得好，开车也容易，没人找你麻烦。”

“是的，先生，”杰克逊说，“我问你画家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圣母。有一天我想我应该去看些画，我就去了，在佛罗伦萨的那个大地方。”

“是卢浮宫还是帕提宫？”

“不管它们怎么称呼，反正是最大的一个，我一直看那些画直到那些圣母从七窍里流出来，真是腻了。我跟你上说校先生，一个没受过训练的男人在这些画上能看到的能被迷住的就是那些太太，你懂我这种理论吗？你知道意大利人总是发疯似地生孩子，越是吃不上饭孩子就养得越多，这恐怕就是从这儿来的。我想这些画家没准就和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是大孩子迷。我不认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所以我的理论里没算上他们。你会相信我是个老实人。在我看来那些专画圣母的画家都和那些胖太太一样蠢得不行。我确实见过一些这样的人，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就和那些画上的太太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再加上他们完全被宗教主题束缚了。”

“是的先生，那么我的理论里有点东西吧？”

“的确，尽管我认为问题还要复杂一些。”

① 布鲁格海尔：荷兰画家，荷兰是地势平缓的国家。

“那自然，先生，这只是我的初步理论。”

“关于艺术，你还有别的理论吗？杰克逊？”

“没了，先生，这个关于孩子的理论是我想得最深的了，不过我倒是希望他们能画点好的科蒂那休养中心周围农村的画。”

“提香就是那儿的人，”上校说，“至少当地人是这样说的，我曾经去过那条山谷看见过那个据说是他出生地的房子。”

“那地方挺了不起吗？”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他如果画过确实好的那里乡下的风景画，有晚霞映红的岩石、松树和雪，还有那些尖塔——”

“是钟楼，”上校说，“就象赛格及尔前边的那个，我是说有钟的塔。”

“是的，他要是的确画了那地方好的乡下风景画，我拚了命也得跟他买几张。”

“他画过一些非常迷人的女人，”上校说。

“要是我开了个小赌场，小旅馆或这类的小酒店，我可能用得着它们，”司机说，“但如果是把这些美人买回家，我老婆会一脚把我从若林斯踢到巴佛洛，就是踢到巴佛洛还得算是我的运气。”

“你可以把画送到地方博物馆嘛！”

“他们往博物馆里放的都是些箭头、印第安人打仗用的羽毛头饰，剥头皮的刀、各样的头皮、印第安人的和平烟斗、约翰·斯顿的照片，还有医生剥下来的被绞死的那些坏蛋的皮，这些美人放在那儿可太不合适了。”

“从这块平地下去看能看到另一座钟楼吧？”上校说，“我

领你去看看我年轻时打过仗的那个地方。”

“你在这儿也打过仗吗？先生，”

“是啊，”上校说。

“那次战争中是谁占领着的里亚斯特？”

“德国佬，我是说奥地利人。”

“我们把它夺回来了吗？”

“直到战争结束。”

“谁占领着佛罗伦萨和罗马？”

“我们占着。”

“原来你们运气不坏。”

“喂，老兄，”上校尽量平静地说。

“对不起，先生，”司机连忙说，“我是三十六师的，先生。”

“我看见你的臂章了。”

“我在想关于雷皮多^①的事，我不是在对您不敬。”

“你不是的，”上校说，“你只是在想雷皮多，听着杰克逊，每个当兵多年的人都至少有一个雷皮多。”

“我可不能有两个，先生。”

汽车穿过圣德那的皮乌这个令人愉快的小镇。这里已被重建，一切都是新的，一点不比中西部的小城逊色。过去河上游的佛萨尔塔和它一样生机勃勃令人愉快，可现在佛萨尔塔已是阴暗可怕的废墟了，上校想，难道佛萨尔塔永远不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恢复起来吗？我从来没见过它被毁前的模样，他想。在1918年6月15日那次大进攻中它就被炮击得不成样子

① Ra Pido：疑是某次残酷战役发生的所在地。

了，我们把它夺回来之前它又遭到过致命的打击。他记起了那次进攻是从芒那斯塔开始的，经过佛那斯。在这冬天的日子里他回忆起了那个夏天的情景。

几个星期之前，他路过佛萨尔塔，并沿着这条低洼公路出去寻找他当年在河岸上负过伤的地方，那是河的拐弯处，所以很容易找。那地方曾遭到过重机枪的打击，但眼下弹坑已被青草长平了，山羊把高出来的草吃掉，使这里看起来就象高尔夫球场中设置的一块洼地。那儿的河水流得很慢，呈现着一种不透明的暗蓝色，河边上长满了芦苇。上校看不到任何人在这里穿过，他从过去绝不敢在阳光下露面的河岸朝河对面张望，用三角测量仪找到了在三十年前受重伤时的准确地点，这使他得到了安慰。

“可怜的努力，”他大声对着给沉寂和秋雨带来的潮湿弄得沉闷不堪的河水和河岸说，“但这是我自愿的。”

他站起来环顾四周，没见到任何人，他把汽车留在佛萨尔塔重建的最后一幢也是最糟的一幢房子前的公路上了。

“现在，我要完成这个纪念碑，”他对那些在这儿死去的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旧的德国偷猎者用的那种折叠刀，把它打开，转动着刀在潮湿的地上挖了一个浅洞，然后把刀在靴子上擦净，向洞里放入一枚值一万里拉的铜币，用土填上，并拔下一些草盖在了上面。

“这是二十年的钱，每年给勇猛作战银章五百里拉，我想胜利十字勋章能值十几尼，优秀服役勋章是不能卖的，星章免费，我要把它们都换成现钱。”他说。

它现在多好啊，他想，有了粪，有了钱，有了血；看看那些草长得有多壮。那些钱和吉诺的一条腿，兰德夫的两条腿还有我的膝盖骨都在这地里了。这是绝妙的纪念地，它什么都有